

她们文学丛书

我
是
谁

江
灏 / 著

小说卷



1247.5/1468

她们文学丛书·小说卷

我是谁

江 灏 / 著



基藏



10370375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 非

封面设计：西 里

责任校对：钱 川

版式设计：西 里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昆明市书林街100号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14.75

字数：290 000字

1998年3月第1版

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8000册

ISBN7-222-02310-0/I·625

定 价：19.90元

她们文学丛书
小说卷
我是谁
江 灏 著



江 灏 / 简 介



江灏，生于青岛，从军14年。曾就读过济南军区军医学校，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后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毕业。现是《青岛文学》杂志社副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作家协会理事。

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至今发表过中、长篇小说十几部，计有一百万字。

她们

——《她们文学丛书》序

程志方

她们是她们。我们是我们。我们永远不是她们。
而且，没有她们，便没有我们。
是她们，孕育了人类。
是她们，拓开了文明。
没有她们，世界是残缺的。
没有她们，文学是跛脚的。
她们的存在，使世界完整。
她们的存在，使文学鲜活。
在传统面前，她们是最坏的女人。
在未来面前，她们是最好的女人。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。

目 录

- 1 她们——《她们文学丛书》序 程志方
- 1 定位
- 75 谢谢你常记得我
- 140 不必说了
- 202 我是您的谁
- 250 这些……是不是故事
- 305 纸床
- 364 暮色
- 405 我是谁

定

位

馬蹄，不辨的黃髮和對聯一查故其何科掛繼的雅雅
 第一，里回和个五五，常顯。丁八首發白向式神口一其
 其辨出去，帶平夏對日早顯，里回和的管各升一其
 工做平對五顯，原出和的既對回和，夫令回。夫回上顯
 顯昔日對，實對。四料一不必廿香并烟時天令重顯。中
 效五。于日的科謝申效的得顯長，始是顯出，三科并的
 顯的對三五崗家从何林，里并辨的派界兼一出其并請案
 顯，并辨既來為早大一顯的實補章獻在荷向一。置立得
 。申發室公依的士傳吳辨顯總顯去顯受不丕志。其
 是出，不和，香汗的的派界紫景顯。亦不土顯
 五；顯既聯口口同的內去从何林混顯。早妙高景的并辨
 顯不三其詩的應到士傳吳，中辨顯的志然有天第一并辨
 顯，好申發響顯顯，天一五改因，于日个效效喜顯。顯
 。涼五景出並
 顯既回从何林。荷等心極以只口得顯，顯顯顯然顯
 顯的顯中米香和蒸的香小管聖顯。茶舉林一丁兩，室得
 顯。顯顯的顯顯十的對對顯顯木東科一雙，來开顯的
 辨對士于桌亦顯顯顯，茶不五以對辨心的既顯辨一善不
 。坐其口因又顯，切顯與些音顯火演顯顯亦。辨發響
 顯的，顯善引吾人顯。來其口顯又顯顯，室入未丕
 ；好來和的与自顯顯。0E于顯不幾亦的登辨顯人出天辨
 ；其顯人對不；顯對顯不顯顯，吾顯不，并不顯顯顯
 从何科懸顯顯口其一顯，不五”。顯思的与自顯不顯顯

报纸的编辑林可儿站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，凝视着大门的方向已经许久了。通常，在这个时间里，一弯月儿缓升苍穹的时间里，她早已恢复平静，走出报社，拥上街头。可今天，时间挨到此时此刻，她还没开始工作。难道今天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，依旧普通的礼拜三，也就是说，是编辑们送审稿件的日子。在这家每礼拜出一张报纸的报社里，林可儿定岗在三版的编辑位置。一向恪守规章制度的她一大早就来到报社，揣着稿件，忐忑不安地去副总编辑吴朝上的办公室终审。

吴朝上不在。他是这张报纸的创刊者，时下，也是报社的最高领导。包括林可儿在内的同仁们都知道：在报社一派无序状态的运转中，吴朝上唯独在礼拜三不缺席。他喜欢这个日子，因为这一天，他攥着终审权，感觉也最正点。

既然他缺席，编辑们只好耐心等待。林可儿回到编辑室，沏了一杯绿茶。她望着小卷的茶叶在水中悠闲地伸展开来，把一杯泉水染成淡淡的十分洁净的绿色。她怀着一种感动的心情饮尽这杯茶，然后趴在桌子上读报看资料。在她感觉头脑有些发胀时，便又闭门打坐。

还未入定，康妮又推门进来。她人在记者部，可她每天出入编辑室的次数不低于30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的嘴闲不住，不说话，就理不清情绪；不找人研讨，就理不清自己的思路。”这不，她一进门就埋怨林可儿

说：“你真能坐得住，你就不分析一下吴朝上缺席的原因，依我看，他准是相面去了，保险会带人回来。可儿，你信不信？你说话呀！”林可儿从打坐中回过神来，回敬康妮一笑，又说：“他带什么人回来又与我何干？”对于报社时常展开的“研讨”一类的事，她极少介入。她明白自己的心境，是啥时开始的，她已经放弃了去想与自己无关的事的能力了。在她的思维定式中，别人的行为完全归属别人。眼前，重要的是管理好自己和照顾好自己的人。所以，吴朝上会带回怎样的人，对林可儿来说，一点也不重要。她只希望吴朝上尽快回来，早些结束一天的工作。

当初夜悄悄爬上编辑室的窗玻璃时，当林可儿返回编辑室的一小时后，吴朝上终于回来了。他果然带回一个人，是一个辨不清实际年龄的女人，并把她介绍给大家说：“这位是既有能力又有实力的钱小惠，从今天开始在报社任职，大家彼此认识一下。”

确切地说，是钱小惠在认识大家，她用既警觉又审视的双重目光将周围的人打量了一遍。整个过程中，她的嘴唇微张，牙齿紧合，没有一句话。倒是林可儿提醒吴朝上：“该送审稿件了吧。”

夜渐渐地深了，深得闷热无风。当林可儿走出报社，落座在一家昼夜服务的水饺屋时，钱小惠的身影，其实已从她的脑海中消失。生活或许就是这样，提供给营营苟苟于生活里头的人忙忙碌碌，有谁会因为多出一个同仁而在意呢？但是，在第二天的清晨，钱小惠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硬性来到她的住处。

她——林可儿不是本地人，原籍东北的延吉市。在京大学毕业时，服从分配来到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先是在一所中学任语文教师，后经朋友介绍，来到这家报社任职。也许是受过教育，思维较活跃的缘故，她挺喜欢这家以自负盈亏性质经营的报纸。她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自主权。因此，来报社后，她觉得工作起来还算顺利。生活上，由自己和报社各出一半资，在一幢居民楼的二层租了一个小单元，一个人过得悠闲平静，早睡晚起也是常有的事。

不常有的，是清晨的敲门声，林可儿从正常的睡眠中醒来，下床后低垂着头走到门口，拉开门。

她先是看到一双挺考究的羊皮平跟鞋，待稍微抬头时，林可儿的意识全醒了，她的目光落定在一件裙服上，真是奇怪又新鲜的图案造型，在原白的底色之上，开放的竟然是一朵朵紫色的、非常耀眼的罍粟花。是谁穿着这种图案的裙服？

“是我，钱小惠。”

钱小惠犹入自家门，绕过林可儿，走至屋内，对林可儿说：“告诉你吧，咱俩有缘。我，我昨天第一眼就看上了你。你容貌艳丽、风度婀娜、举止大方、才华横溢，你天生一个美人胚，你……”

“请你等等。”林可儿朝她反复用过停的手势后说：“据我所知，有人用此类词组形容过武则天的秘书上官婉儿。你这样恭维我，实在不敢当。钱小惠，我想知道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我想跟你说，你的条件比一

般的女人强一千倍。唉——人比人，不如人。”说完，两只眼睛像两盏探照灯猛然打开，上下打量着林可儿。

被一个女人这样看，对林可儿来说还是第一次。她的目光避开钱小惠，内心的防御系统不由自主地起了反应。“她是怎样一个人，同性恋？不，我不应该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。可她一大早来夸张地恭维我，难道有具体的目的？如果有目的，我林可儿人微言轻，有什么可供她用的？”一番琢磨后，林可儿的目光迎上她，外表看，她长得很粗糙，一双眼睛倒是深不可测，在不停地运转着，仿佛在变化出……罢了，林可儿想：有什么必要去琢磨她，于是把她晾到一边，开始动手整床铺。

毛巾被还未叠好，又听钱小惠惨烈地一笑说：“看我这位实在的，净想着羡慕你，感觉上，真的把自己弄得很不如你了。”实在是林可儿，她接着她的话尾说：“令人羡慕的是淡泊平静，心情能时常快乐。我可达不到这种境界。”说罢，沉默静候钱小惠作答，她不答，林可儿便去卫生间洗漱，换裙，在裙领处喷了点香水，招呼钱小惠：“走吧，该去报社上班了。”

太阳起得够早也够热情的，不到八点，已经把街上的行人温暖得大汗淋漓。林可儿像往常一样，打乘公交车去报社上班。她人刚往车站方向走了几步，听钱小惠在身后喊：“可儿。”她回头望，钱小惠指挥着一辆计程车，将车停在自己的身边，并将自己拽上计程车。

林可儿拗不过她，随她安排，但有一点她不能听这位钱小惠的，那就是她执意要以记者的身份将车驶靠在报社的入口处。林可儿在离报社的十几米处下了车。乘

计程车上班，在一般消费水平的报社里，谁不清楚谁的收入，超额消费，会让同仁们研讨，不是用版面换了私房钱，就是被情人养了。人都有社会性的一面。林可儿是那种善于把各类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人，她不喜欢被人研讨。钱小惠拗不过她，结了帐，钻出车厢，拦截林可儿说：“我还有话，可儿，像你这种人怎么会这么穷，这么寒酸，打个计程车会把你慌张成这样。我直说吧，你在报社负责编三版，吴总又没规定你必须发哪类稿，给你自主权，你都不会使。还是我帮你吧。”钱小惠言语中的“帮”在林可儿那里没引起丝毫的联想。也许只是钱小惠心明如镜，自然，她懂得帮来帮去帮自己的道理。她从县城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在报社任职是她的主攻方向之一。在此之前，她先是在县城的一家工厂当临时工，因为和厂长的关系暧昧，被舆论挤出厂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她认识了吴朝上，相互书信电话来往，渐渐地进入主题，要求来报社任职。吴朝上感到她能写点，与什么人交往都不慥头，再加上钱小惠表示：“我有一肚子没有推销出去的好主意。”待吴朝上反复说“你的主意八成是没人理会”时，她又调整了语言结构，再三表示：“我其实有一肚子轻易不推销的好主意。”这时，吴朝上动了心，把她接到报社，至于安排她干什么，没个实落话。可她心中有数，她是想从版面责编入手，控制一个重要版面，利用版面做其他的文章。她决定从林可儿的身上入手。据她了解，林可儿的性格随和、性情温良不麻烦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用之人。所以，在进报社之前，她需要明确林可儿的态度，她进一

步说：“我想和你同任三版的责任编辑。”林可儿听后笑了笑，心想总算知道她不请自入自家门的原因。她回答钱小惠说：“权在吴朝上的手里，我听他的安排。”就这样，对话告一段落，两人一先一后，走进报社。

报社的办公地是租的一所学校的地下室。除入口处外，走廊的两头还各有一门。门一开，穿堂风立马将空气中的潮气，地下泛上的湿气风聚成密集的、犹如加了粘合剂的细雨蒙蒙。

蒙蒙的颗粒水珠整日滋润封闭着人的汗毛孔，使孔内的汗液纵然有千钧之力也难出逃成功，把人潮湿憋闷得十分难受。在这种难受的走廊里，林可儿差点和吴朝上撞个满怀。“都去会议室开会。”他通知说。没一会儿，报社的人全集中在会议室。吴朝上当着众人的面点燃了一支纸烟。在他把烟吸到烟屁股时，声调中携着哭腔又感慨万分地说：“难！”随后叹出一口十分悲壮的粗气。

有了此种情绪的开场白之后，他期待着大家有所反应，至少是跟着他的情绪走。没想到在座的人短暂的沉默之后，轰地一下全笑了。笑他这番开场白与他人对不上号，甚至感觉他说难字是件挺滑稽的事。

林可儿望着吴朝上，依然穿着蓝毛料的西装，内衬条形衬衫，系一根一色的领带。从林可儿第一面见他始，他就是这种装束，一年四季不变。但让她更为钦佩的是他的性格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吴朝上的思维中没有难的概念。也是第一次当众使用难字。当初，林可儿决定来报社时，就是被他的强烈的自信所感染。也知道他在

这张报纸的创刊之前，不过是市卫生检疫站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。但她认为他能办下这张报纸，绝非平庸之辈。为此，她破例与康妮研讨过，康妮的理论是这样的：“他能办下这张报纸，不等于他有过人之处。世上的事有时是这样，有些人书读得多，知道得太多，琢磨得太多，受自我的限定有些事不易成功。而吴朝上与此相反，只是带着勇往直前的坚韧和渴望出头有期的冲动去做，考虑得少，做得多。反而成了。”今日他口出难字，到底是为的哪一桩？等大家笑够了，待他再开口时，说出的一串话的确让人笑不出了：“报社是一个大家庭，我吴朝上年龄40，可我在家长的位置。做家长的，我理应把各位的待遇调整到小康以上。比如说住房，要住就住院里有棕榈树的，有游泳池的，有玫瑰园的别墅式住宅。当然，少不了发这发那的。除了发鸡蛋或鸭蛋植物油松花蛋，女同志每月必用的卫生巾要带护翼的，男同志的剃须刀要1000块钱的……”说到这，人们发现：一片茂盛的胡须已在吴朝上的下颏处蔓延，看样子，他的确是遇到了难处。听他继续说：“可是报社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帐上没钱了。要知道，咱是自负盈亏，报纸新，没知名度，发行量低。但用钱的地方却不少，租地下室要用钱，印刷费、水电费，各位的工钱还有来来往往的应酬。没钱咋行？！所以，我强烈要求各位替我想想，出门找钱来家用。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，我养不起这么一大家人和报纸。”

“养不起，吴朝上，你以前是怎么说的？”康妮一接

话茬，人们的思路还没在吴朝上的话的位置上站稳，经康妮一提醒一拐弯，思绪自然而然地顺势拐回到吴朝上以往的许诺上。他那一次次激情澎湃的描绘，不止一百次地领着大家憧憬着未来。那是一幅怎样的、无比富裕美妙的前景。对此，尽管部分人信其有，部分人信其无，但在情绪上，他已经把大家的情绪提到了高潮。可是现在，报社的帐上没钱了，只有几百块顶着户口。憧憬过的未来——别做梦了，还是替家长想想眼前吧。怎么办？在座的人确实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连这微薄的薪水也有领不到手的可能，能笑出来吗？

在坐的人又在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知道危机临头又怀揣着某种定律：十几个和尚没水吃，潜意识中又在相互依赖，期待着有一位灿若星辰的大责任家出现在面前。

“拉广告。”不知是谁蚊子似地嗡了一声，当即被康妮接上话茬：“算了吧，此法屡试不爽，听人家企业怎么说。说天旱蝗虫多，这批没赶走，那批又来了。谁会有钱给咱这种报纸运转。”林可儿逢这类话题，绝对没情绪。她觉得吴朝上难为的事，在别人看来就更难了。不如先去解决一下自己的难题，到办公室给东北的母亲打个电话，问询一下女儿的近况。

报社只有一部国内直拨电话。记者采访，编辑组稿，年轻的同仁和外地的恋人情人谈情说爱，都用这部电话，有时候，一个月的电话费好几千。吴朝上急了眼，说谁再打私人电话一律枪毙！但要知道，像林可儿这样的编辑，每月的薪水才400元出头，压根儿就支付